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七輯

沈雲龍 主編

康南海（有爲）先生年譜續編

康文佩編

文海出版社
有限公司印行

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

康文珮編

序

先君自編年譜，原名我史，止於戊戌，凡四十一年，後未續作。丁卯年，先君在青島逝世，同門梁啓超、徐君勉、張篁溪等諸君，追念師門，擬爲補輯，而歲月不居，先後下世，因循未果，以迄於今。本年二月初五（卽陽曆三月廿四日）爲先君百歲誕辰，又屆戊戌變法六十周年，文珮侍先君最久，十八歲時，卽從父居南洋，走印度，漫遊歐美，聞其言論行事知之最深。今復得天游堂同門任君啓聖之助，敢不揣愚陋，將先君生前事蹟，就文獻足徵而文珮所能記憶者，自己亥起，至丁卯止，補綴成書，名曰「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」。

先君一生學術及政治思想，均與時代有關。自戊戌以後，足跡所至，則三周大地，遊遍四洲，歷三十餘國，行六十萬里，其考察着重於各國政治風俗，及其歷史變遷得失，其次則文物古蹟，凡關乎掌故者，無不考核研究，摩挲殆遍。如羅馬之保存古物，印度佛寺之改濕婆神廟，墨西哥種族之由鮮卑遺來，巴黎墟華宮中所藏之中國大內玉璽，及發現洪武之紀事碑，胥爲重要之史料。又如庚子勤王之役，則有致張之洞、劉坤一原書；丙辰討袁之役，則有致袁世凱原書；丁巳復辟之役，則有致馮國璋原書；六十自壽詩，用韻之最長者，感懷身世，直爲詩史；文珮不忍割棄，均依年採入，以存原貌。先君遭遇既奇，故譜體亦稍變，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以備修史者瀏覽焉。

昔梁啓超爲先君傳曰：「有先時之人物，有應時之人物。法蘭西之拿破崙，應時之人物也；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。日本之西鄉、木戶、大久保，應時之人物也；蒲生、吉田則先時之人物也。其爲人物一也，然應時而生者，則其成就大，而其身亦復尊榮安富，名譽揚溢；先時而生者，其所志無一不拂戾，其所事無一不挫折，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，奇險殊辱，舉國欲殺，千夫唾罵，是亦豪傑有幸有不幸也。若吾師者，其爲中國先時人物乎？」比之盧梭、吉田、容有過譽矣。若論中國之近代史，而先君爲維新第一人，必無疑也。

康文珮謹敘 民國第一戊戌之二月

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

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（一八九九年）先君四十二歲。

正月，先君居日本東京明夷閣。時與王照、梁啓超、梁鐵君、羅普等重話舊事，賦詩唱和。日相大隈伯、文部大臣犬養毅、外務大臣副島種臣、內務大臣品川子爵、名士松崎藏之助、柏文郎、陸實、桂五十郎、濱村藏六、陸羯南三宅等，亦常來游。桂湖邨且以日本寶刀相贈。日野秀逸伯爵邀觀家藏書畫古物。學者莊原和著新學偽經考辨，以書寄贈。不意舊著遠到雞林，且有駁辨，先君賦詩謝之。

二月五日，爲先君誕辰。梁啓超偕同門三十餘人上壽，飲于東京上野園。先君以國內同門尙多，又慮黨禍，函勸來東游學，家計不裕者，則由先君籌給經費，自此東游者頗衆。十一日，由橫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，廿七日抵加拿大域多利亞埠。三月四日，乘船赴灣高華。二十六日，乘汽車過落機山頂。大雪封山，光明照映，譯者請名之，因名曰太平頂。月杪，至加都城阿圖和。四月一日英總督冕度侯爵約譙，爵夫人特邀女畫師瑯杜爲先君畫像。十二日，放洋赴歐。二十二日，至倫敦，館於前海軍部尙書柏麗斯子爵家。先君戊戌蒙難至港，適柏麗斯由英倫來，相見甚懽，願救德宗自任。此次子爵代請英廷擬推擢那拉氏政權，實行

立憲，以議院開會，進步黨人數少十四人未通過。乃於閏四月離英倫，重返加拿大，臨行賦詩曰：

秦庭空痛哭，晉議自紛紜。使者是非亂，盈廷朋黨分。陳桓誰得討，武曌亦能君。只愁飛禍水，八極起愁雲。

六月，先君在加拿大域多利埠、溫高華埠、與李福基、馮秀石、及子俊、卿和、徐爲經、駱月湖、劉康恒等集議，創立保商會。華僑十九皆商，故保商卽保僑，亦卽團結華僑以愛衛祖國之會也。旋有人獻議保皇乃可保國，乃易名保皇會。時那拉后與守舊派正謀危光緒，故保皇云者，當時抗那拉氏之謀而言，此保皇會之緣起也。十三日，保皇會正式成立。遣門人徐勤、梁啓用、陳繼徵、歐榘申分赴南北美洲、澳洲二百餘埠成立分會。會員至百餘萬人，爲中國未有之大政黨。並創辦報館及干城學校，聘西人教兵操。先君製干城學校歌十數首，令學生歌唱焉。夏秋間多居文島。流離日久，曾病頭風。此海島嶼盈千，雪光照人。先君日遊一島，始則結布爲帳幕，繼則裝潢爲漁室，名曰寥天。前後兩居，凡彌月，志士馮俊卿奔走供給，調護至週。

九月，勞太夫人在香港患病。先君由加拿大假道日本歸港。日本政府受滿清政府之託，對先君將有不利。前內務大臣品川彌二郎子爵，以死力爭於其舅山縣有朋侯相，始免於難。抵神戶時，派警官接護，送至馬關。品川氏譽先君爲中國之松陰。松陰爲日本維新導師，伊

藤博文即出其門者也。二十二日，過橫濱，匪徒縱火清議報館，存稿被燬。二十四日，至馬關，泊船二日，即李鴻章議和立約遇刺地也，傷懷久之。抵港後，清廷正擬廢德宗立大阿哥，懸金五十萬購先君頭，特命李鴻章督粵緝捕戊戌黨人。某夜，刺客忽至，相距僅尺許，先君大呼閉門，印警至，賊始走避，門人狄楚青及唐才常猶在樓下談也。又買隣房穿地道，擬以炸藥轟之。適邱菽園自星加坡滙贈千金，並邀往南洋避難。乃於十二月廿七日偕梁鐵君、湯覺頓等乘船離港。菽園與先君素不相識，敬其變法爲救中國救人民之故，遠致千金，到坡後款待尤殷，真義士也。是年先母張夫人爲同薇姊擇婿麥仲華。

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（一九〇〇年）先君四十三歲。

正月二日，先君至星加坡，寓邱氏客雲廬。二十六日遷居恒春園，樓名南華。

二月，自恒春園移居林文慶宅。

三月，遣梁鐵君至北京尋先叔幼博墓，得於北京宣外南下窪龍樹寺之旁，携遺骸以歸。幼博之遇難，勞太夫人不知也。

七月，義和拳起義，英、美、德、日、八國聯軍攻占北京。先君號召援救京師，散發告全國民衆書。宣布載漪、榮祿、奕劻、剛毅誤國罪狀。遣門人徐勤募款海外，李福基勸會衆輸餉，邱菽園出力尤巨。唐才常招撫長江兩湖豪傑，又收納青紅各幫衆凡十數萬，號自立軍，自爲總司令。才常，湖南瀏陽人，爲譚嗣同死友。昔在湖南時務學堂任教，與梁啓超齊名。

。嗣同蒙難後，才常東渡日本與梁啓超、麥孟華、徐勤等日夜謀畫，欲爲嗣同復仇，以救中國。至義和拳事起，先擬游說兩江總督劉坤一舉兵援京，而劉欲與鄂督張之洞同學。之洞故狡猾，才常領鄂湘之衆欲以力脅武昌，令林圭主武昌事；吳祿貞、徐懷禮、蔡鐸、范源廉、羅昌等往從梁啓超策應，其奔走附助者，皆前時務學堂高才弟子也。時有秦力山者，恃勇不量力，不受令，先舉兵於大通。兵敗事洩，林圭恐難久待，促才常自滬來漢，事爲張之洞偵悉，遂於七月二十日在漢被捕，二十九日戮於武昌。林圭、李炳寰、田邦璘、王天曙等三十人同日死焉。先是林圭網羅俠客有四人，已登督署屋瓦，先君電止之，謂吾黨欲效日本義士之脅薩摩長門侯，藉其力勤王，宜大義於天下，非欲除之，嚴戒勿行，而才常卒不免於難。是役自道員至諸生死者千數。而湖北、湖南、安徽、廣西、廣東五省株連而死者，尤不可勝算。先君聞耗大慟，此後不復再言兵事矣。之洞文告稱才常爲會匪，以三萬金購邱菽園、先君在星加坡致書斥之。原文如下：

香濤督部閣下：遼離以來，忽忽五年矣。昔者薄游秣陵，過承摯維，爲平原十日之懽，效孟公投轄之雅。隔日張宴，申且高談，共開強學，竊附同心。何圖今者趨向殊途，始同末異，言之痛惻。故自政變以來，每欲搗筦而輒止，以執事黨奸翼篡，宗旨既定，必不爲故人一二迂論所轉移也，徒增詭辭，不若遂已。而今者大變尤迫，敢執訊而一盡素心。頃天地飛沉，日月晦晦，乃至乘輿遷播，九廟震驚，京邑爲墟，中國如線，誰生厲

階，至今爲梗。哀我聖王，悼我人民。褒姒滅周，蒙父所以涕淚，武曌臨朝，敬業所爲發憤。凡含識之士，哀恫中國，孰有不髮指眦裂，灑血切齒者乎？伏維聖主，天錫智勇，愛民憂國，變法維新，此夏少康周宣王未有之英姿，而魏文帝唐太宗未覩之盛業也。夫以中國萬端積弊之大如此，二千年腐敗之厚如彼，苟非神武命世如我皇上者，豈能摧陷廓清而變革者乎？從古變非常之政以教化天下者，苟非有爲之君，必不能毅然行之，則雖有聖哲之臣，必無所施。故伊尹之於湯殷，太公之於周武，管仲之於齊桓，諸葛之於先主，下及商鞅之於秦孝，王猛之於苻堅，類皆君臣同德乃致盛隆，未有上無聖君而能致治拯救危亡者。今中國之危削至矣，當此大地梯航交通之日，萬國漸趨文明之時，角立競爭，優勝劣敗，萬不能以冥頑守舊冀幸圖存，卽無篡后淫昏，亦必覆亡日至，此三尺童子之所知，而執事之所熟講者也。乃於沉憂大痛之時，忽有神武聖明之主，救已亡之中國，可望中興，起已溺之羣生，共登樂土，喜生望外，思若夢中，此眞天佑聖朝，哀矜中國，而篤生聖主以救之者也。是故變法之日，詔書所被，普天舞蹈，萬國側仰，譽以彼得，載以堯舜，及聞幽廢之事，率土欲泣，聖躬有病，薄海驚憂，暨僞嗣更立，則舉國電爭，保皇開會，則捐款恐後。夫以百日新政之淺，而盛德入民之深，此又唐虞夏周以來，所未有也。凡有憂國之心，孰不願戴此聖主，豈況蒙被厚恩，志安社稷，坐擁兼圻者乎？執事博極古今，其於掌故是非不爲不考矣，少厲忠節，其於君臣之義不

爲不明矣；位極封疆，其受主之恩不爲不厚矣；特恩賜壽，詔刻勸學篇，其受嘉寵不爲不隆矣；頗講變法，其望救中國不爲無心矣。春秋之義：君夫人篡者爲賊淫者當絕。故文姜哀姜孔子絕之，不與莊公之念母；朱子之作綱目，書太后馮氏弑其君，此在他人或不知，而足下非不熟講者也。乃者戊戌八月之幽廢聖三，己亥臘月之更立僞嗣，天地崩毀，山川陸沉，地球震驚，蒼生飲泣。蓋自徵醫詔下，郊廟不朝，君胸羅全史，豈有此故事耶？廢君之實，篡位之明，僞詔可徵，非同夢幻，後史必錄，不能諱飾。春秋之義，不討賊則非臣。執事領袖清流，素負忠節，乃以通學望重之人，爲保富貴身家之故，始則俛首從賊，繼則翼翼獎奸，天下方望君之討賊，而不意其媚逆也如是。始則六烈士之未死，而執事以楊叔嶠之嫌，電奏請殺之，於是六烈士死於執事之手矣。夫六烈士者實爲皇上之親臣，而多爲執事之交舊。楊叔嶠者尤執事之得意門生，而一切委托者也。然而執事以恐懼保身而大義滅親矣。僕以不才，過蒙知遇，感國事之危殆，痛生民之多艱，不敢自惜其身，冒衆怒以變法，助聖王之維新。忽當變難，躬受衣帶密詔之下，執事之至戚，蘇學士具知之。執事甘戴武璽，既可保身，亦何必力攻聖主以獻媚，務窮帝黨以效功乎？聞僞嗣之立，執事告人曰皇上立時，吳柳堂力諫，亦以爲不然。然則執事無君之心蓋已久矣。雖然所見如此，何必立於其朝而爲大臣乎？既爲大臣而反面附賊，此何事耶？又何語耶？聞當時楚中僚吏士民多泣叩轅門，請救上者。而執事深閉固拒若

罔聞知。意者以唐休景之功名，遂不妨爲陳伯玉之獻受命頌耶？篡廢事著，執事天良難昧，內知不可，乃號於中外曰：兩宮慈愛，所有報中傳聞，中外謠言皆康黨爲之。夫報固多攻僕者，殆不待辨，僕一人之口，乃有如此大力轉移天下，蒙蔽中外，令人人相信，且令僞詔相從。僕既能令詔書僞爲稱病立嗣之文，又能令詔書僞爲郊廟不祀之事，豈不異哉！曹唐詩曰：難將一人手，掩盡天下目。嗟呼！吾與子皆人耳，七尺之軀耳。康長素既無此遮天之巨手，而張香濤豈有此大鵬之巨翼哉？爲此奮言，徒增笑柄，應少擇言，無爲兒戲。天下人不盡聾聵，其謂執事爲何言哉。總督雖似高官，置之古今地球中，乃成何物，而欲掩蔽之乎？亦何不自量也。然尙以爲執事向講忠節，雖蒙垢恥，而事牝朝，或者隱忍圖功，將候時而爲狄仁傑張柬之之事，人固不易測也。故僕從容久待，不敢以一言規責，乃者諸賊內圖篡弒，外逞狂愚，陰結匪徒，開罪友邦，宗社幾危，京師顛覆。執事目覩國變，應恨罪首。因天下火熱水深之望，挾江楚大兵重鎮之符，揮淚而起勤王，傳檄而聯諸鎮，以君重望，必多相從。觀六月不受僞詔之來，另結盟約之事可知也。爲襄王而定位，爰晉鄭其焉依。執僞冑以謝金人，爲別宮而安武后。當萬國共戴聖王之日，乃藩臣扶定社稷之時，千載之功，光于日月。乃執事巧于觀望，保求身安。若謂忠于君后，則京師危險，不聞一旅之入京，雖似巧於外交，而又餉械頻輸，助會匪之大戰。既進退失據，而前後巧全。反坐視君上之出亡，而未聞官守之奔問。勸者雖

心多甘從逆，執事于是永爲翼冀之人，無可辭矣。乃者唐才常哀恫中國，思救聖主，以日本覆幕之舉，出于義士脅迫強藩之爲，乃欲此望之執事，此其事不可謂不義，其意不可謂不厚矣。而執事怙恃威力，屠戮忠良。先殺者三十餘人，後誅者千餘衆。逮捕帝黨，彌周海上。凡少有言維新者，皆將加誅焉。慘酷之毒，比之戊戌之淫威殆有過之。蓋自八月之後，各省通才士夫重足而立，屏息不敢語新法，懼罹黨禍焉。執事于此亦可謂志得意滿矣。但執事自思之，所殺之蔡成煜爲何人？乃君之心腹蔡毅若之兄弟也。林錫圭爲何人？乃君之姪婿之兄也。傅慈祥者爲何人？乃執事所開之武備學堂，所簡拔恩撫與之共席而飯者也。所拿辦者爲何人？乃君所特奏調還之江蘇道容闈，爲曾文正奏保之人，昔使美國爲欽差大臣者也。所拿之嚴復者，乃直隸道爲天津水學師堂督辦，譯天演論爲中國西學第一者也。唐才常者，宏才通學，有名于楚，向爲湘報主筆，而陳右銘中丞延訪新政之賢士，與王祭酒同在十人之列者；而李苾園尙書、張冶秋侍郎交薦經濟特科；譚復生京卿特薦于上者也。此外被殺者多天津、武昌、上海出洋遊學之學生。其餘武則提鎮參游，文則道府郎員，以及翰林進士之清班，督撫尙侍之子弟，不可勝數。其更在大位者尙不便指出，而將弁舉貢諸生人士之懷忠憤來歸者皆是也。其他兵士人民凡百萬衆，此豈唐才常所能爲哉。唐才常有何才力而能收召豪傑若是？更何能收召執事恩撫之私人若是？夫唐才常以一士人而得士若此，執事以一大藩而失人若彼，執事亦可思

矣。夫凡此諸賢士大夫豈爲亂者哉？豈從唐才常哉？豈背執事哉？誠憤于賊黨之亂政，廢君亡國，而思救聖上以爲圖存中國救生民之計也。僕以匹夫流離海外，乃開保皇會，歸者凡數百萬人。樂輸者凡數百萬金，以視執事在鄂，以督部之尊，十年之治，乃至之捐及官俸，仰屋無術，私人咸叛，倒戈來歸，何相反之甚也。此豈僕能爲哉？誠以人憤賊黨之亂政亡國，思救聖上以爲存中國之計也。執事久在高位，傲視百僚，道府經年，不得一見，而待武備學生，親與共飯，備極恩義，可謂苦心撫士矣。而執事之僚屬私人，莫不舍去而歸我者何哉？誠以執事甘心附賊，甘心亡國，雖今自能撫之養之，人奴隸牛馬之憂方長，則不能計一日豢養之私也。昔剛毅謂各學生爲漢奸，蓋各學生之忠義冠天下，而剛毅惡之若此，誠深知學生通達外事必不助其守舊亡國也。執事從篡弒守舊之賊，而望學生之相從，是所教與所行相反，南其轅而北其轍也，尚不如剛毅自爲謀之猶成片段也。且吾聞君之武備學生有言曰：張香濤藉皇上之權寵，以皇上之金錢而養我輩。然則養我輩者，乃皇上也，非張之洞也。張之洞受皇上厚恩而忍於背主事仇，我等乃爲救皇上而起仇背皇上之人，非背張之洞也。嗚呼！諸學生不肯受恩私門，而能仗義王室，可謂知大義矣。聞君陰狠狡詐乃欲盡日本諸生而殺之，又欲盡學生而去之，電話亂發，殆類病狂。夫海外諸士，君有何力，安得而盡殺之哉？且今江楚諸省中僚吏武弁之士人兵卒率多歸我者，君安得而盡察之？又安得而盡殺之？方今逆賊作亂，至失

京師，人人憤怒，泣血裂眦。以諸賊之愚頑，其不能安定天下，和好友邦，而馴至於危亡，此今人人所共憤，人人所共知也。執事既從賊黨矣，則從執事之必致危亡，亦人人所共知而人人所不願也。老子曰：人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況義士愛國不畏刀鋸者乎？執事既已從賊，所由之道既左，雖日日殺其私人，疑其僚屬，而欲其忠於執事而不反，正必不可也。由前之說，撫之以恩既去之如彼；由後之說，威之以誅亦去之如此。所以然者，誠以執事忍于背叛皇上危亡中國故也。不然，僕一匹夫亡人，何以薄海內外來歸至數百萬人之多，不論識與不識，莫不來從，而執事位擁兼圻，乃並所養之士，所屬之吏，而無一可托乃舍而去之哉？聞執事頓足歎息，責士之背己。執事何獨不思事主二十年，身受厚恩，坐視其廢絨辱亡而不恤爲何乎？讀先聖之書，考古今之故，講求氣節義理之言，言愛國愛民之道，學亦博矣，望亦重矣，抗心齊古，自待亦不薄矣。今者以一念患失之故，甘心從賊，坐視亡國。將來身世不知其終，後來清議以爲何等？獨居深念何以爲情？行步趨翔何以爲容？攬鏡顧影何以爲顏？撫枕捫床何以爲念？發號施令何以爲說？接僚友屬吏何以爲道？對門人弟子何以爲教？卽強顏飾詞，以皇上爲未廢，以那拉后爲大聖，立大阿哥爲得宜，恐明發有懷，天良未昧，亦知自欺欺人之不可也。昔褒姒尙無廢君之大惡，但亡周京而詩人絕之。曰：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，懿厥哲婦，爲梟爲鴟，切齒腐心，戟手謾罵，而孔子錄之以爲義焉。豈非祖宗社稷土地人民重而一婦人

輕耶。今北京夷毀，九廟隳頽，聞皇上出京之日，躬御民車，黑衣戰裙，寢無被褥，食無稻飯，如是三日，聞者酸鼻。其餘卿士餓死殺傷流離之苦；士民塗炭蕩析膏血原野之慘。宮苑鞠草，沾水皆血，而執事崇衙高旗，深居玉食，指揮文武，坐鎮從容，受人厚恩，藉人權寵若此，安乎？不安乎？今萬國同心，皆請皇上復權，而西后歸政，乃許議和。自非然者，八國動兵又將深入內地，以討諸賊。執事上不顧君，中不顧國，下不顧民，惟知媚那拉后而保己身。恐分裂之禍，卽在今日。而追原罪魁，皆執事附和賊黨之故。千秋萬世，安能逃賊？然執事偷生苟活，本不顧清議之存，然恐強國並爭長江，戈船長驅武漢，卽無帝黨之起，而執事亦不能闕存也。嗟呼！褒姒覆西京而成周遂東，今那拉覆北京恐大清遂不獲保。瞻望河山，撫茲黎庶，能不下金仙之淚，而興種族之悲乎？執事雖有忍心，能不惻然？嚮使戊戌之變，執事仗義勤王，則聖主維新，中國固以治強矣。西后、榮祿豈能傾心以待。執事而必冒死發憤爲牝朝之媚子，爲亡國之功臣，亦何益矣。嗚呼！張生始爲名臣，終爲逆賊。行義旣餒，喪心病狂，日暮途窮，騎虎難下。乃竟倒行逆施，日以殺戮帝黨爲事，日以監謗禁報拿辦，子孫保維爲得計。此以周厲王、秦始皇之力所不能，曹節、仇覽、魏忠賢之凶所未極，周興、來俊臣之忍所未召，而以一區區鄂督之力，生平讀書學道之人，乃忍爲之，邀衆怒而必不能盡其究也，適以喪厥身喪厥名而已。昔華歆與管寧並名爲大儒，而其後手縛伏后，吾嘗怪之。執事昔語

僕曰：天下有黨，吾爲之魁，天下有魁，吾爲之黨。何意今者乃爲捕黨之魁哉！吾黨數百萬之衆，偏于中外可盡戮乎？即使盡歸延頸就戮于鄂市，亦恐執事無此利刃，而江漢爲之不流者也。昔日日本大將軍權寵大矣，而卒覆于數義士之手。誠以天不可違，義不可逆也。僕無國土，却有人民。奄合中外奉義救主，仗效大順。因此憤心扶義而西，何有于區區一鄂乎？執事之力與大將軍大小何如？而欲背義犯順作威殺戮以犯衆怒，何其愚也！但執事左右乃至隸卒，多吾黨衆，君未知之耳。執事以一人立于署中，號爲總督，實則獨夫，勢亦危矣。以數百萬義士臨一獨夫，亦何有哉？漢眷念夙昔，低徊舊誼，且與君素有交，拳拳不忍。且執事本有志意，罔念作狂，或不爲迷復之凶，猶眷念故君之義，未可知也。大丈夫仗義而動，俊偉光明。但舉勤王之師，豈肯爲織夫之事哉？故朱浮有言曰：凡舉事無爲親屬者所痛，而爲寇讐所快。是非易見，順逆易知，衆寡易辨，從違易明。聖主猶存，中國可念，執事何不捐棄舊忿，虛心與幕府才賢商之，無貽後羞。故人梁節庵，生平談忠義，以節自名，今何如也？孰爲其君，孰宜盡節。寡婦守節，暮年而失身一旦，惜哉。爲脫黨禍耶？爲求口食耶？爲寄語之，更厲晚節。僕雖流亡，貌仍豐腴，誠以效命聖主，心無尤悔也。自恨薄才，辜負詔命，兩年奔走，無能爲役。坐視聖主西狩，中國危亡，生民塗炭，憂心慘慘，白髮滿鬢，今寄像影，聊當相見。有爲白。

七月朔，有刺客到埠，欲進害先君，乃偕梁鐵君等移居丹將敦島燈塔。十五日，英督亞力山大以輪來迎，同往檳榔嶼。館於督署大庇閣，供奉甚盛。避地閒居，惟日以著述自遣。自本年七月英海門總督亞力山大館先君於大庇閣，居十五日，至辛丑十月始去。是時廢立難作，京邑邱墟，鈴雨淋道，勤王不成，所有憂憤之作，都爲大庇閣詩集凡一百四十七首。

十月，先君致兩江總督劉坤一書，勸其討伐那拉氏北上勤王文曰：

峴莊督部世丈執事：幸托通家，累通電問。七月時以京師失陷，乘輿遷播，僕泣血痛心，曾電合肥相國轉電執事，請清君側而救聖主，想達左右。此次京津禍變，九廟不食，黃幄蒙塵，宗器全亡，都人流血，卿士流離而餓死，生民塗炭而荆棘，中國岌岌，不墮如線。以二百年文明繁盛之京師，祖宗以百戰艱難而締構之，諸賊一旦以篡弒盜爭而輕擲之，此真率土所同悲，而含識所共憤者矣。推厥亂源，皆由戊戌改變之故，榮、剛諸賊，倖逆怙權，忌皇上之變法英明，乃煽惑那拉后以廢篡。當時天柱幾折，地經幾滅，賴公精忠力爭，上得無恙。敬讀大奏君臣之分已定，中外之口難防二語，普天稱誦，莫不拱手。公又頻煩上摺，叩請聖安。當時學國公卿，乃心聖王者，惟公一人。天下想望，萬代瞻仰，而榮、剛諸賊之所以思傾公者，無不至矣。及至決立僞嗣之時，于廿三日先去公之疆符，二十四日下詔廢之，則公一身繫聖主之廢立，天下之存亡亦大矣。僕以不才，過承聖主特達之知，感激圖報，故不敢自愛其身，冒犯疑怨，以贊新政，而強中

國。誠以中國積弊之深，非我皇上之神武，必不能撥亂而救之也。不料聖主以捨身救國，竟遭房州之廢，僕奉密詔籌救，出走海上，開保皇之會，人心並勵，來入會者數十萬人，咸戴聖主。及聞僞嗣之立，莫不同心憤怒，爭欲致死。各埠紛紛馳電力爭者凡四十餘，一埠多者人至八萬，此自古未有之事。嗚呼！人心之擁戴我皇上可謂至矣。諸賊畏憚人心，未敢遽行大事，乃改爲立嗣，飾以恩科，端逆與榮、剛諸賊不得逞其逆謀。于是外欲示威強鄰，然後內以肆其篡弒。適有義和團之變，得以中其圖謀，于是構此大禍，賴公坐鎮南封，大局不搖，惟公是賴。然則公之心在保聖主以救中國亦著于天下矣。僕與公雖蹤跡不同，而公推之於內，僕挽之於外，橫覽薄海，惟公與僕有同心耳。夫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女禍之烈，自古所痛。自褒姒滅周，呂后亂漢，南風亡晉，武曌篡唐，白來已久。然褒姒驪山烽火而晉鄭定之，呂雉別立少帝而平勃廢之，如八王定賈南風之亂，東之討武曌之禍，後世皆以爲忠正，推爲社稷之勳，日月之烈，古今欽仰。其遷仕牝朝，貪權嗜勢，則審食其、賈充、武三思、崔湜諸人，皆遭駢戮。陳伯玉一代高材，以獻大周受命頌爲萬世嗤黜；而徐敬業、駱賓王雖敗，當時以爲兇逆者，千古仰之，此在他人或有不知，而公之忠義固所熟辨也。夫褒姒滅周而未嘗廢其君，武曌廢君而未嘗亡中國，而那拉氏實兼之，幾舉四千年文明之中國而盡滅焉。此自生民以來未有此兇禍者也。孔子作春秋之義，凡廢君者爲賊，不討賊則非臣，誠以社稷宗廟爲重，則君

母爲輕也。昔者褒姒周之先后也，而詩人詈之曰：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，懿厥哲婦，爲梟爲鴟，其詈之可謂至矣。孔子亦周之臣也，而深美其嚴正而錄之。然則有能討詈篡滅君國之后者，孔子之所取也，其媚事篡滅君國之后者，皆得罪宗廟社稷，得罪萬世，得罪於天下者矣。昔夷吾反國，已辱先君，明皇遷蜀，尙傳靈武，況于篡奪而僞臨朝者。今那拉后上則得罪于祖宗，下則見惡於萬姓，中則見惡於外國，莫不切齒飲骨，同心憤恨。方今和議未成，人心擾攘，東三省、直隸既盡沒矣，更聞各國並議瓜分，聯軍將趨山陝，土崩瓦解，可以目見。試問那拉后尙能安定之否乎？以義言之，則君臣之分已無；以勢言之，則中外之怒如此；以禍言之，則中國之危岌岌矣。故以義則那拉后宜討；以勢則那拉后必亡；以禍亂則中國宜救。然非扶復聖王，無以安定中朝。公三朝勳舊，爲國元臣，受上厚恩，擁旄江左，麾下精兵十餘萬矣，若挾義而北，傳檄天下，舉國之義士皆將荷戈躡履奔走景從矣。

光緒二十七年辛丑（一九〇一年）先君四十四歲。

正月，先君居檳榔嶼英總督署之大庇閣。節署前道偏植大樹，似榕，經年皆花。時時換葉，花在樹頂，黃細如嫩花，望如黃雲，惟一日卽落。先君席地其下，花滿襟袖徧地，惜光景甚短，名之曰一日黃。聞日本品川彌二郎子爵病逝后，追念昔在東京濼規援助之德，賦詩誌哀云：尊王講學生平態，比擬深慚似吉田，子爵曾以日本維新元者松陰譽先君云。

二月。中庸匡成，并爲之序曰：

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一年。康有爲避地於檳榔嶼英總督署之大庇閣。蒙難艱貞，俛地仰天，乃以其暇釋思故記。矧然念孔子之教論，莫精於子思中庸一篇。此書自漢藝文志既別爲篇，梁武帝曾爲之注，而朱子注之，緝爲四書，元明至今，立於學官，益光大矣。恨大義未光，微言不著。予小子既推知孔子改制之盛德大仁，昔講學廣州，嘗爲之注。戊戌遭沒，稿多散佚，吾既流亡，不知所屆，逡巡退思：此篇繫孔子之大道，關生民之大澤，而晦冥不發，遂慮掩先聖之隱光，而失後學之正路，不敢自隱，因潤色夙昔所論思，寫付於世而序之曰：鄭康成曰：中庸者，孔子之孫子思作之，以昭明聖祖之德也。天下之爲道術多矣，而折衷於孔子。孔子之道大矣，蕩蕩如天，民難之，名爲聖。孫子思親傳文道，具知聖統，其云昭明祖聖之德，猶述作孔子之行狀云爾。子思既趨庭捧手，兼傳有子、子游之統，備知盛德至道之全體，原於天命，發爲人道；本於至誠之性，發爲大數之化；窮鬼神萬物之微，著三世三統之變。其粗則在人倫言行政治之跡，其精出於上天無聲無臭之表，而所以行之後世爲人不可離者，則以其不高不卑，不偏不蔽，務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；不怪不空，不滯不固，務令可行而爲人道之用。尙恐法久生弊，又預爲三重之道，因時舉措，通變宜民，惟其錯行代明，故可並行不悖。既曲成萬物而不遺，又久歷百世而寡過，因使孔子之教，廣大配天地，光明並日月，仁育覆後世、

充全球。嗟夫！傳孔子之教者，如子思之親賢，亦可尊信矣。天下欲求大道之歸至教之統者，亦可識所從事矣。去聖久遠，僞謬滋熾，如劉歆之派，既務攻今學而亂改制之經，於是大義微言湮矣。宋明以來，言者雖多，則又皆嚮壁虛造，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，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地，僻陋偏安於一隅。後進承留守舊，畫地自甘，不知孔子三重之道，通變因時，並行不悖之妙，氣弊水淺，不足以容民蓄衆，則羣生將困，而不得被其澤耗矣。哀哉！聖道不明，爲害滋大，予因此懼。幸仲尼祖述堯舜之旨，猶存大義，子思昭明祖德之說，尙有遺言，敢據茲義推闡明之，庶幾孔子之大道復明，而三重之聖德乃久。此區區之意，其諸後聖復起，亦不惑於予言乎。

四月，先君經戊戌、庚子之難，積憂多病，同壁在香港，聞訊特來檳侍膳。同壁以髻齡弱女，遠涉重洋，天倫重聚，啼笑皆非，其感慨當如何耶？

六月，補撰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成，并爲之序曰：

宅神州之中，綿二千年之邈，暖合萬百億兆之衿纓，咸奉孔子爲國教，誦其遺書，尊之信之，垂爲科舉，習之傳之。然言孔子之道，則若指天而談空，蒼蒼不得其正色，渾渾不得其際極。或割大圓得銳角以自珍，或游沙漠迷方向而失道。所號稱巨子元儒，皆不出是矣。夫孔子之道，廣矣、博矣、遠矣、奧矣；其條理密矣、繁矣。又多不言之教，無聲無臭，宜無得而稱焉。請擇其涯求其門。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，吾亦欲無加諸

人。莊子者得子貢太平之傳，故善言孔子者，莫如莊子。曰：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六通四闢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，其傳而在六藝者，鄒魯之士，摺紳先生能言之。詩以道志；書以道事；禮以道行；樂以道和；易以道陰陽；春秋以道名分。然則求孔子之道者，於六藝其可乎？子思曰：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，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；如四時之錯行，日月之代明。孟子者，得子思升平之傳，故善言孔子者，莫如孟子。孟子言禹則曰抑洪水；言周公則曰兼夷狄驅猛獸；言孔子不舉其他，但曰知我罪我，其惟春秋。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；其文則史；其義則丘竊恥之。然則六藝之中，永孔子之道者，莫如春秋。於春秋之中，有魯春秋之史文，有齊桓晉文之事，有孔子之義。惟義乃爲孔子所制作。然則求孔子之道於春秋之義其不誤乎？董子，羣儒首也。漢世去孔子不遠，用春秋之義，以撥改制，惟董子開之。凡漢世學官，師師所傳，惟公穀二家，實皆孔門弟子後學口說。然則求春秋之義於公穀，董何及劉向之說其不謬乎？春秋經多無傳、無說。凡無傳者一千〇八條，無說者七百〇五條，其遺落不聞者蓋已多矣。據今二家口說所存者，雖掇什一於千百。微言大義，粲然具在，浩然闕深，雖其指數乎不盡可窺，然綜其指歸，亦庶幾得其門而入焉。康有爲乃言曰：孔子之道，其本在仁，其理在公，其法在平，其制在文，其體在各明各分，其用在與時進化。夫主乎太平，則人人有自立之權；主乎文明，則事事去野

變之陋；主乎公，則人人有大同之樂；主乎仁，則物物有得所之安；主乎各明權限，則人人不相侵；主乎與時進化，則變通盡我。故其科指所明，在張三世。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據亂，故條理較多而心需乎太平，乃意思所注，雖權實異法，實因時權遷。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。若其廣張萬法，不持乎一德，不限乎一國，不成乎一世，蓋決乎天人矣。漢世家行孔學，君臣士庶，劬躬從化，春秋之義，深入人心。撥亂之道既昌，若推行至於隋唐，應進化至升平之世，至今千載，中國可先大地而太平矣。不幸當秦漢時，外則老子、韓非傳刑名法術，君尊臣卑之說既大行於歷代，民賊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；內則新莽之時，劉歆創造僞經，改國語爲左傳，以大攻公穀，賈逵鄭玄贊之。自晉之後，僞古學大行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義乖，董何無人傳師說而微言絕。甚且東閣三傳，而抱究魯史爲遺經，廢置於學，而嗤點春秋爲斷爛朝報。此又變中之變而春秋掃地絕矣。於是三世之說不誦於人間，太平之種永絕於中國。公理不明，仁術不昌，文明不進，昧昧二千年警焉。惟篤守據亂世之法以治天下，病愈而仍服舊方，兒壯而仍衣襁褓。羣旨相證，以爲此名醫所開之方，不敢不食；父母所遺之服；不敢不衣也。嗚呼！使我大地先開化之中國，五萬萬神明之種族，蒙然爾然耗矣。衰落守舊，不進等，諂野蠻，豈不哀哉？天未喪斯文，庸予小子，隱明得悟，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，既著僞經考，而別其真贋，又著改制考，而發明聖作。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說，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；

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，而知筆削政本之所託。先聖太平之大道，隱而復明，闕而復彰。撰始於廣州之草堂，纂注於桂林之風洞。戊戌蒙難，遺稿略存，東走日本，抱以從事。己亥之壽，遊歐美不能攜焉，存於清議報中。九月渡太平洋而東歸，二十二日過橫濱，而清議報火，稿從焚焉。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年，歲在庚子，歲有爲避地檳榔嶼，刺客戕途，中國大亂，蒙難晦明，幽居深念，喟然曰：昔孔子厄陳蔡作春秋，今春秋滅於僞左，孔道晦於中國，太平絕於人望，岌岌殆矣。吾雖當厄，恐予身不存，先聖太平之大道不著，不揣孤陋，再寫舊聞。因舊傳凡得一十一卷，豈有所明，亦庶幾孔子太平之仁術、大同之公理不墜於地。中國得奉以進化，大地得增其文明，亦後之君子所不罪歟？其諸君子亦樂道之耶！

八月，移居檳嶼山頂臬司別墅，面臨山海，聊以解憂。惟檳嶼地暑多瘴，不適養疴，乃居印度雪山中。且以印爲大地第一古國，舊教如麻，而英新變政，必有可觀益吾中國者。同璧亦堅勸行，乃於十月二十七日離檳，乘船赴印度。同璧、婉絡等同行。先君自辛丑十月入印度，居大吉嶺，築草亭，名須彌雪亭，至癸卯四月行，在此時期所作詩，都曰須彌雪詩集，凡九十首。船行檳榔嶼，廻望全嶼，蒼蒼山脈，自後直入，橫列如屏，前舖坦地，雄秀獨出，又握孔道，宜爲南洋之巨埠也。自隋、元兩朝征爪哇，明鄭三寶下南洋外，鮮有過之。中國泥古少變，不講殖民之學，久設海禁，故坐以南洋之地讓人也。感喟不已。

十一月二日，入恒河口，晚抵卡拉吉打，人烟稠密，爲印度第一都會。五日，請領槍枝執照。六日，應英巡撫茶會，獲見印王官吏百餘人參謁之儀，並游畫院、博物院。十三日赴阿伯伯原，原擬在此養疴。及至，并無雪山，土墻茅茨，了無可遊，乃登塔題名而去。十四日，至了忌喇，遙見高塔三座，聳立雲霄，於平臺上復作大圓頂，高數十丈，旁用四柱矗撐天表，印名他泮，蓋冕之義也。旋訪沙之汗后陵，瓊樓玉宇，碧落煙雲，花影樹陰，離離相望，費金數萬萬，築十二年始成。印度宮室之美，誠開泰西之先，吾中國亦莫及焉。十五日，游紅堡即蒙古王故宮，廊殿柱瓦，全用白石，略如吾國太和、保和兩殿，而階則極盡奇麗之能事。車過紅石炮臺，女墻作圭形，森峯高矗，蓋七八丈，下臨恒河，名飛家拔士。四百年前，蒙古帝之禁城也。元太祖成吉思汗使駙馬帖木兒攻印度，即王其地，歸途題摩訶末大廟一絕：

遺廟只存摩訶末，故宮同說沙之汗；玉樓瓊殿參天影，長照恒河月色寒。

十六日，訪昔根嘉頓厄渠巴路沙之陵（沙之汗之孫）爲明嘉靖三十九年造，亭塔數十，遠望之如赤城霞起，卽古之舍衛也。十七日，至也刀喇二地，皆無佛跡，僅游波羅門天神廟，購古經三卷。十九日，到參利，河山環繞，氣象萬千，此地一片佛土，四爲都會，其城屹然，與我禁城相比，尙有京都之感焉。遍訪佛跡，土人皆不知其名，博物院中佛像竟有謂其支那神者，以佛生長之地，而謂爲他國之神，豈不哀哉。賦詩曰：

黃面黑足披白氈，塵沙遍地來乞食。當時瞿曇率徒游，而今掃地無佛跡。緬甸暹羅家家事，西藏蒙古人人祀。旃檀莊嚴共泥首，支那日本同奔走。豈知佛生中印度，千里無僧無一封。但見恒河東流水滔滔，摩訶末寺挿天高。婆羅梵志苦身軀，裸體仰天臥泥塗。供祀狀像羊與豬，馬身象首塗粉朱。人持香花與燈俱，白牛入廟膜拜咨。獼猴千億雜人居，施以豆麥走羣狙。形俗愚詭可駭吁，如入地獄變相圖。徧尋佛教萬里無，成住壞空本非相，億劫變幻只須臾。嗟爾象教浩大亦滅絕，何況人家朝代國土之。區區固知教宗無美惡，視乎人力爲張弛。非道弘人人弘道，可鑒可懼可驚瞿。悟入諸天更無着，明月照我自清娛。此月曾照瞿曇面，諸聖河沙皆曾見。今我感愴人間世，劫無免者如水逝。高天蒼蒼大地搏，博攬大地之無碍，乃諸天之常存。

二十日，游嵐德利靜陵，登靈鷲峰，至祇園舊址，但見頽垣斷礎，淒涼滿目，夕陽芳草，無像無僧，導游者指廢殿而言曰：此二千五百十二年前之佛所築講堂也。又指殿上鐵華表曰：此一千五百十二年阿育大王所手植也。始知此地果爲舍衛，卽須達長者昔日布金之地。此堂卽諸經所言祇樹給孤獨園也。華嚴彈指皆在敗壁頽垣之中，大教經劫，爲之哽咽，檢其遺石十數枚以歸。自法顯、三藏後，千年來華人來此者先君一人而已。二十三日，赴勒撓，至霸拿士觀古佛塔。二十七日，去衛亞訪伽耶靈塔及佛晏坐說法處，蔭佛之樹，青綠猶新，寺僧餽以古佛二尊，經幡數事。先君與同雙手摘菩提葉十數，視爲異寶，環繞樹下，意境峭

然，如見當年佛坐禪時，天花亂墜法雨繚繞時也。是行也，夜半失蹤，迷途遇盜，又聞虎嘯聲，父女相依，悽惶萬狀，幸寺僧遣人護送，始遇救。先君得詩十二首，敘其經過，今錄其四：須菩提手所經營，鷲嶺移來久聽經，到今二千五百載，魯叟當年猶未生。注：所檢柱石係須菩提長者

自鷲嶺移來者，約當春秋僖公十八年，孔子生前九十年此石還中國，除石鼓外，當爲第二古物。

樹下青青一片石，當年晏坐落天花，臺前石鏡摩挲徧，佛影長留識妙華。注：佛坐背后石極滑，佛

影尙存，樹下黑石乃佛坐處。

我來印度訪佛跡，只此猶留丈八身；夢如漢明知此是，撒花供奉雨繽紛。

絕域深山宵失道，狼嗥虎嘯風阻人；弱女抱持行半夜，驚魂又作再生身。

二十九日，返卡拉吉打，直往大吉嶺而卜居焉。乃就日月所游，述其所見，著印度遊記，并爲之序曰：

中國人之遊印度者，自秦景、法顯、三藏、惠雲而後千年，至吾爲第五人矣。然秦景、法顯、三藏自北路行大陸來，逾越天山葱嶺至克什米爾而入印度。吾自南路大海來，經星加坡、檳榔嶼至恒河口之卡拉吉打而入印度。海陸之程各萬餘里，然大陸艱難，風災冰窖，頭痛身熱，故六朝唐宋時，非高僧堅苦者不敢遠遊。今則海道大通，自粵來卡拉

吉打者，月有汽船六艘，海波不興如枕上。過粵之木工，履工集於印者數千人，吏於衛藏或商人多假途出入。歲月相望，視如門戶。然而無一人記印度之教俗、文字、宮室、器用，發其祖父子孫，鏡其得失別派，以資國人之考鏡採擇，以增益我文明，則謂爲未嘗有人遊焉可也。黃懋材者，嘗作輜軒紀程，頗能考藏滇之山川而不能言印度之教俗，蓋非深於教俗政治者，不能遊也。夫印度者，大地之骨董、教俗、文字、宮室、器用至古，爲歐美文明祖所自出，文明所關至大也。與支那交通二千餘年，自身毒竹枝蒟醬始入中國，及白馬馱經而後佛典大譯，浮屠新義及幡幢鏡鉢大行于中夏，以增長文物知識。夫物相雜謂之文，物愈雜，則文愈甚。故文明者乃智識至繁，文物至盛之謂。支那之文物大所加于印度，故印度之智慧不增，至今手食地坐，衣無縫衣。印度之文物六入支那，故支那之文明更廣。心學靈魂戒律塔寺是也。蓋娶婦必擇異姓而生乃繁，合羣必通異域而文乃備。惜二千年之遊印度者既極寡，或有其人皆佛法之裔，僅傳佛之經典，而於印度之政俗婆羅門及諸教之瓌異皆不及考舉。印度至古之文明而委棄不收，此則二千年來最可嘆惜痛恨之事也。吾昔于佛典中輯婆羅門教考，後于戊戌之難不存。然古今殊異不經親身目擊，而但據殘文以考大教，豈有當哉？今驅馳印度中八千餘里，蒙沙犯塵，舉耳聞目見而親考之，乃皆爲中土數千年所未聞者。恨不識梵文，不攜傳記，無從疏證引伸，自知略脫，亦何足言！惟舉四庫著錄，無言印度近事者，姑紀日月所游，述其

所見，庶幾中土人言印度者，有所參稽云爾。其次編言印藏邊事者，姑俟異日焉。

先君游印度，觀其巨宮、古廟，動輒千年，瓌構偉制，相望於都會，蓋由用石而不用木，故能巍然常存。遊記中載有建築論一篇，不忍割棄，附錄於此。先君生前遊踪所至，最注意保存古物，一見於此篇，再見於中國保存古物不如羅馬篇，三見於不忍雜誌保存中國古蹟古物說。關於歷代古物得失變遷如數家珍，豈止文章之美而已耶？

印度背倚須彌，其初民未居原野，必居山洞中，故其宮室即仿山洞，其後漸闢平原，不忘其朔，故印人宮室必以石，必多戶多柱，駢列洞垂。若其神祠、王宮，尤取山洞之瓌璋者，後雖漸變，取其近於人道者而頂必圓平，多戶多牖，席地高下，皆如山洞也。中國宮室皆用木架成之，故稱曰堂構。雖極瓌璋之殿閣亦不出木料，故詩人動稱大厦須樑棟。明世建三殿取材川楚，嘉道時尙然，一大木柱乃運至五萬金，今川楚大材已乏矣。光緒十五年，太和門之災，再爲營構，費至二百萬，而大柱尙非全料者，不過以數目合之，而所費不貲矣。乃吾遊加拿大，新地，甫隴巨木徑丈及七八尺者無數。英人非斯折爲小方木則焚之無所惜，若在中土，則每木值數萬金矣。夫木料畏火，遭火即燼，以無量之資財而購此易燼之物，甚非策也。故中國古宮室多不能久存，若項羽之滅秦，隋之滅陳，皆焚燬其宮室，周武帝之取鄴亦然。風俗至愚，無保存古物之念以資考鏡，然即保存之道，木料亦非可垂久遠之物，不如石之料堅而持久也。漢時文翁以石室祀孔子最爲

智者，其七十二弟子像宋時尙存，此外武梁祠堂孝堂至今畫像尙存，亦可見石室之可垂久遠矣。文翁爲創石室之祖，惜後人泥古不知仿之，以中人之智，工匠之巧，以列代無遺帝王之侈，而不知易木以石，眞不可解也。今中國明以前宮室絕少，今古道建築之美術不傳，國體寒陋，皆由用木不用石之故。日本室皆用木構，亦累于中國之故。印度巨宮古廟動數千年，瓌構偉制，相望于都會，今歐人宮室實師其法，大工則用鐵石疊層樓，以壯觀模而規久遠，小室則多開戶牖，多列柱棟，以通風氣而美觀瞻。若多加藻繪雕鏤，亦文明之容不可已者，此亦天下後世必宜法者也。計中國宮室將來必無一存，而印度必爲大地宮室之祖師。推其本來，則中國先起原野人居始自檜巢，印度先起山岩人居始自洞窟。檜巢之餘波爲木構，洞窟之餘波爲石室。而木構必滅，石室永存。作端偶殊，則成效之強弱，盛衰迥異，在古人豈知之乎？故始者不可不慎也。

十二月十日，子同吉生，未彌月而夭，葬于大吉嶺。

光緒二十八年壬寅（一九〇二年）先君四十五歲。

春間，先君在大吉嶺，得佳屋於翠崖，除林中築草亭，開曲徑、設竹棚，作柴床、薙草，名其亭曰須彌雪。

自大吉嶺攜同壁乘馬遊須彌山，行九日，深入至哲孟雄國之江督都城，英吏率國王迎於車站。至玉宮，出其妃子相見，衣飾鏤器皆中國物，并以貝葉經，酒簫相贈。先君解帶答之。

，同儕亦以指環贈其后。

南北美洲諸華商來書謂：義和團事平已半年，而西后、榮祿仍握大權，內地紛紛加稅，民不聊生，保皇會備極忠義，而政府反以爲逆黨，事勢如此，不如以鐵血行之，效華盛頓革命自立，或可以保國保民。先君則以革命不成，全國必將割據，或且爲印度之續，發表最近政見書告之。

三月，論語注成，并爲之序曰：

論語二十篇，記孔門師弟之言行，而曾子後學輯之。鄭玄以爲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撰定，則不然。夷考其書稱諸弟子，或字或名，惟曾子稱子，且特敍曾子啓手足事，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。夫仲弓、游夏皆年長於曾子，而曾子最長壽，年九十餘，安有仲弓、游夏所輯，而子曾子且代曾門記其啓手足耶？夫孔子之後，七十弟子各述所聞以爲教，支派繁多，以荀子、韓非子所記，儒家大宗有顏氏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仲弓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，其他澹臺率弟子三百人渡江，田子方莊周傳子貢之學，商瞿傳易，公孫龍傳堅白，而儒家尙有宓子景子世碩公孫尼子及難墨子之輩無心等，皆爲孔門之宗。自顏子爲孔子具體，子貢傳孔子性與天道，子大傳孔子陰陽，子游傳孔子大同，子思傳孔子中庸，公孫龍傳孔子堅白，子張則高材奇偉，大戴記將軍文子篇，孔子以比顏子者，子弓則荀子以比仲尼者。自顏子學說無可考外，今

以莊子考子貢之學，以易說考子木商瞿之學，以禮運考子游之學，以中庸考子思之學，以春秋考孟子之學，以正名考公孫龍之學，以荀子考子弓之學，其精深瓌博，窮極人物本末大小精粗，無乎不在，何其偉也。論語既輯自曾門，而曾子之學，專主守約，觀其臨沒，鄭重言君子之道，而乃僅在顏色容貌辭氣之粗，及啓手足之時，亦不過戰兢於守身免毀之戒。所輯曾子之言凡十八章，皆約身篤謹之言，與戴記曾子十篇相符合。宋葉水心以曾子未嘗聞孔子之道，殆非過也。曾子之學術如此，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矣。故於子張學派攻之不遺，其爲一家之學說，而非孔門之全亦可識矣。夫以孔子之道之大，孔門高弟之學術之深博如此，曾門弟子之宗旨學識狹隘如彼，而乃操採擇輯纂之權，是猶使樵僂量龍伯之體，令鄙人數朝廟之器也，其必謬陋粗略，不得其精盡而遺其千萬，不待言矣。假顏子、子貢、子木、子張、子思輯之，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；又假仲弓、子游、子夏輯之，吾知其微言大義亦不止此也。佛典有迦葉阿難之多聞總持，故精微盡顯，而佛學大光。然龍樹以前，只傳小乘，而大乘猶隱。蓋朝夕雅言，率爲中人以下而發，可人人語之，故易傳焉。若性與天道，非常異議，則非其人不語，故其難傳，則諸教一也。曾學既爲當時大宗，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，但傳守約之緒言，少掩聖仁之大道，而孔教未宏矣。故夫論語之學，實曾學也，不足以盡孔子之學也。蓋嘗其時，六經之口說，猶傳論語，不過附傳記之末，不足大彰孔道也。然而孔門之聖師